

# 周敦颐与汝城

□ 宋春晖



汝城濂溪书院 (杨文彪 摄)

周敦颐(1017—1073),又名周元皓,号濂溪,世人称其为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永州道县),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我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出入官场三十多年,历任洪州分宁县主簿,郴县(今郴州)、桂阳(今汝城)县令,合州判官和虔州中、广东提点刑狱等职。在儒家哲学体系上,他建立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其学说不仅左右北宋两朝思想界达300余年,而且一直影响到元明清以至近代。公元1050年至1053年,周敦颐由二等县郴县调任桂阳(今汝城)县,在汝城担任县令四年。时值他33岁至37岁,正是他思想活跃、开拓创新时期,也是他理学思想孕育、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汝城这荒僻的四等县里,他创县学,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化民智。在他的治理下,县内政治清明,吏治兴旺,民风淳朴,文风鼎盛,政通人和,更治彰彰,深得后世敬仰和怀念。

宋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调任其一等县的南昌县令。周敦颐调离汝城后,他的理学思想为汝城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先生,学习他的清廉、弘扬先生的思想,传承先生的学术,历代以来,汝城人民修建和命名了许多以“濂溪”“爱莲”“太极”“予乐”为名的小区、道路、公园、祠堂、书院、村庄、亭阁和雕塑,以及打造了全国唯一的理学小镇。

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汝城置县,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古时有汝城、卢阳、义昌、桂阳等县名,县属几经易地,唐中期搬到现址。在这些千年古县城里,发源于县城北部山地的九塘江与发源于东南岭西麓的寿江在文塔脚下汇合后,继续向西,不到二里,与炎帝神农氏作耒耜时的汝城来山旁流经的古称来水,现称浙水的河流汇合后,流入湘江。

自打离家参加工作,尤其是娶妻生子后,和母亲相处的日子就越来越少,能够朝夕相伴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父亲离开我们后,母亲仍然固执地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谁也无法说服她离开。日子在我们的忙碌中与母亲的期盼里越拉越长,母亲的心事也离我们越来越远。就算每次靠得很近,我们还是忽略母亲话到嘴边又咽下的表情。

前年春秋之间,母亲两次卧床住院治疗。一次胃出血,一次胆囊炎,每次都疼痛难忍。我们做儿子的感受到,生离死别可能在瞬间发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放下所有的工作,安心地服侍左右。

母亲身体向来不好,却一直坚强地活着。她八十岁之前,我们只管照顾她的生活,基本不用操心她的身体,只是偶尔买药送药。真正感受到做儿子的尽职,还是从母亲这两次住院开始。

母亲住进医院后,我们拿着医生开出的一大沓单子,推着母亲去体检。完成医生交给的任务后,我们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则更加烦躁不安。

医院最能体现讲规矩、尽孝心。护士严肃地对我和大哥说,你们轮流值班,不能离人,老人需要卧床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要反串一回母亲,像她照顾幼小的我们一样,来照顾她。从吃粥到拉撒都要在方寸之间的病床上完成,这就像是对儿子的一场考试。题目的难易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身体状况,阅卷老师就是周围无数双眼睛。面对这样一场没有准备的考试,我完全

一天,连队送来一封急电:“你哥哥病危,速回家。”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只见母亲抱着一个裹着红布盒子痛不欲生。

一个月前,我随首长到广州开会。首长说:“我在这里开会三天,你抽空回家看看母亲。”当晚,我和哥哥睡一床。天蒙蒙亮,哥哥说:“昨天我和七叔借了车,今天早晨要把水田犁了,明年好把地做秧田。”我说:“清早好冷,上午有太阳再去。”哥哥说:“不行,上午七叔家要用牛。”

早饭后,我叫哥哥去代销点买包烟,买半斤纸包糖——回家了我也去看看叔伯婶娘,下午还要返回部队。代销点来回只需半个钟头。哥哥去了半晌,不见回来。我焦急地跑到路上去喊,不见回音。远目望见哥哥埋头坐在山坳上,我顿感不妙,立刻飞奔下山,把哥哥扶了起来。我瞧见哥哥面如蜡色,上气不接下气。哥哥说:“近来,胸闷气短,去时走得太急,回来全是陡路,走到山下就上不来了。”

我把哥哥搀扶到家,泡了杯白糖开水,叫他喝下,得见哥哥形色慢慢恢复原样。

临走时,哥哥拎着一包南瓜子塞进我的挎包,一句话没说,把我送出家门口。我知道哥哥的心情,他舍不得我离开。我对哥哥说:“等我这次开完会,就回来接你到部队去看病。”谁知这一别就成了我兄弟俩的永别!那年,哥哥才24岁。

从文塔起步,穿越西街,过钓鱼台,沿峡谷中的九塘江顺流而下,过孔隆桥,穿过一座古凉亭,再沿浙水而下,这是西出县城的一条古道。970多年前的公元1050年,周敦颐从郴县调任来到这三千余户、一万多人丁的边塞小县任县令,走的就是这条古道。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条道早已改造成宽阔的柏油公路,但那古道崎岖,路旁河水清澈,山上泉水叮咚的记忆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我重走这条道,我也能想象到,当年的周敦颐穿着简朴,牵着一头小毛驴,驮着他的简单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在赶路;带着“两程”兄弟西出县城郊游于乐湾,青山碧水间指点河山,构思酝酿《太极图说》的神色和深邃的目光;可想象到周敦颐在那古凉亭里歇脚,在孔隆桥上流连,在依山傍水的吟弄亭里与弟子吟诗作对的情景。

现在,这古道旁建成了一个住宅区,名为“濂溪小区”,从九塘江的跃进桥至浙水的四拱桥,以原古道为基础,建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濂溪路。濂溪路南,建成了一座濂溪公园,濂溪路北,又建成了一块濂溪广场。广场中央,镶嵌着一幅巨大的太极图,大妈们在这练着太极拳。太极图上练太极,这意境真妙不可言。

广场上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濂溪书院。据记载,熙宁六年(1073),濂溪先生魂归道山,当时的县令周思诚顺应汝城人民对先生的感恩之情,于1220年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溪祠。经多次迁建,四次更名,九度修葺,最终于清嘉庆九年(1804)更名于濂溪书院迁于今址。八百年的书院圣殿,八百年的历史沧桑,八百年的风雨年轮,八百年的世事变迁。正如康熙七十年徐之凯《谒濂溪祠》一诗曰:“岭上秋香满桂枝,抠衣拾级拜名祠。弦歌在昔为人牧,俎豆于今是我师。时有风光披古柏,依然霁月照清池。后来闻者能兴起,片石残碑正可思。”

# 伴母记

□ 肖清彬

没有把握。二哥远在外地,我们能做到的时候,一般不需他回来。大哥有些基础,因为父亲弥留之际的最后日子,都是他一手服侍。母亲的吃喝好办,只是一些稀饭之类的流食。最大的问题是大便小便及母亲的卫生清洁,这是一个儿子绕不过去的难题。从第一次接小便,到第一次接大便,再到第一次给母亲擦洗身体……众多的顾虑与羞涩,众多的为难与难为,在与母亲身体接触的时候升华成一份本能的责任心。我不仅能触摸到母亲的病痛,更能读懂母亲一生的心事。只有这一刻,母亲是完全需要我,也不会拒绝我,更不会客气地谢谢我。母亲常说“养儿防老,端屎倒尿”。我过去只是随便弄着,今天能够对号入座,才觉得是做儿子的真正荣耀。

母亲两次住院,都在同一医院,同一科室。待到疼痛解除,稍稍恢复一点自由,她便会主动到同室病友间问长问短。第一次与她同时入院的两病友,都是女性,且年龄都比她小十多岁。可惜她们没母亲幸运,一位胃癌晚期,一位是尿毒症血透者。母亲知道她们的病情很严重,谈天谈地就不谈生死,最怕无意中伤害她们。有

# 我的农民哥哥

□ 袁小平

母亲告诉我:“你回部队后,你哥哥的病一直未见好转,时不时地发病,一直在家躺着,家里也没法子送他去住院。乡亲们把他抬进卫生院。给药,你哥哥已吞不下了;吊针,似动非动。医生个个摇头,要求转院。他在转院的途中离开了。发电报给你时,你哥哥已走了……”

母亲声音嘶哑,两眼红肿,老泪已哭干。我仿佛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冰冷的漩涡里,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半晌无语。

哥哥1958年出生,那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缺少少穿,缺少少药。因营养不良,哥哥的身体一直瘦小,脸色苍白,走路老是摇摇晃晃,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他十来岁的时候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一不小心就撞个头破血流。他头上长过恶疮,大红如枣,痛得昼夜不安,把家人吓得不行……最后靠六叔东一把西一把的草药,哥哥才终于长成一个男子汉。

我们俩在同一村小念书,学校就在家门口。那时,哥哥读三年级,我读一年级。我经常看到哥哥站在黑板前,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

我去过几处濂溪书院,尽管规模宏伟,建筑漂亮,缺少的是历史底蕴,缺少的是人文的灵魂,缺少的是书香气息,而汝城濂溪书院正遗存了这些要素。汝城濂溪书院坐北朝南,背依青山,前临九塘江,为二层楼房,青砖黛瓦,古朴幽静,占地面积达3050平方米。大门上方悬挂着启功先生手书“濂溪书院”匾额,廊柱两侧挂一副“濂溪水汇天下水,道学心达圣人”的楹联。正门进去为五级石台阶,为一天井四合院,平台中央立有濂溪先生铜像一座,手握《太极图说》,似在迎候着前来求学的后人。走进濂溪书院,仿佛穿越般地回到了宋朝。

楼上楼下,数个房间已辟成了展览室,墙上悬挂着与濂溪书院有关的图片资料。据我所知,濂溪书院与云头书院、白石书院、朝阳书院并称为汝城古代四大书院。民国时期开设高小,原国民党中将司令、湘粤赣边区一霸胡风璋亲兼任濂溪学校的校长。毕业于这里的学生人才济济,可圈可点——这里曾是清代著名作家郭远的母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李涛、朱良才曾在这里求学,我国著名国际和平诗人、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朱子奇从这里毕业后考取江苏省农业专科学校。

从平台登上九级台阶,是希濂堂。希濂堂是濂溪书院的古称,“希濂”两字意指周敦颐的思想和人品世间所罕见。希濂堂一排三间,一正二辅,正面廊柱亭亭,棂窗通透,正堂的祭坛上方,悬挂着由濂溪书院山长何志军先生所绘的濂溪先生画像,两侧的对联是:“学衍道源,德化苍生,指濂溪理学为世之源,先生清廉高洁的品质教化着天下苍生,而两边墙上的“诚”和“廉”两字,正是对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

濂溪先生在汝城期间,写下了《太极图说》和《爱莲说》等千古名篇,之后又完成《通书》《拙赋》等理学著作,其思想精髓上承孔孟,下启程朱,老风露月,千秋仰止。县令四年中,他在县中凿池植莲,以莲的高尚寄托心志,修身养性,廉洁自律。在濂溪书院,至今还完整保留着一方古石雕,这是清嘉庆二十年所雕刻,石雕上有精美的荷花图案,更把先生所作《爱莲说》中的千古名句刻在了这万年不朽的青石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离开濂溪书院,我追寻着濂溪先生的足迹来到予乐湾。顺着九塘江而下,在距濂溪书院二百米处,有一座两拱的名孔隆桥的古桥,古桥一端有一座古凉亭,另一端是一座叫吟弄亭的亭子。走上桥头,青石板被数百年行人足履踩得圆玉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古桥上,流水在静静地萦绕,斑驳的光影,仿佛可以看到历史的长河在它的身下悠悠流淌,岁月的韵味梦越千年。

吟弄亭,位于九塘江与浙水河交汇处河岸,是当年濂溪先生与两程兄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

# 伴母记

□ 肖清彬

一天,母亲偷偷和我说,她们两个,一个想吃米粉肉,一个想吃红烧肉。我知道她们是不能吃的,她们的家人也不会给她们吃。而她们却“串通”我的母亲,硬是要我背着她们的家人给她们吃。母亲对我说,做一两次吧,满足一下她们的要求,她们最多是吃一点,闻一闻香味。我懂得母亲的想法,也知道与生命挣扎时的欲望。我用我最好的手艺满足了两位阿姨的味蕾。望着她们闻得多吃得少的样子,感觉生命的脆弱。母亲出院的当天,她们病入膏肓的身体,绽放出浓浓的情,和母亲依依不舍。

病房中的母亲,同样慈祥可爱。只要病情稳定后,她那一贯的乐善好施与仁爱之心,就会越过病痛的折磨跃然于她活动的空间。尽管我们只是做了晚辈的内事,她却逢人便夸夸儿子儿媳如何对她好,如何的周到细致。她的这份寒暄赞美,激起我们的虚荣心,更尽心地去照顾她。每逢医生查房护士打针时,她会抓住机会,说这个医生医术好,那个医生长得帅,这个护士有耐心,那个护士打针技术强,换来大家一个个对她奶奶长奶奶短地叫。病房里那份低沉灰暗的色调,在笑声中抹上了一层秀

# 我的农民哥哥

□ 袁小平

师留校到天黑。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哥哥就辍学了。哥哥很小就跟父母一起干农活,十五六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大队修林场、盖礼堂、盖学校,以及修建公共水利设施,哥哥是队上首选的公派劳力。平时哥哥在我面前少言寡语,而工友们却说哥哥健谈,很是幽默风趣。工友们还说,哥哥干活来,脏的黑的抢着干,石头选大的抬,木头选大的扛。每天出工他是第一个到工地,吃饭拿碗他是最后一个,大家都乐意与他共事。记得公社修马路,哥哥是爆破组的副炮手。放炮装药时,因主炮手不小心抖药而走火,他的右腿被炸伤,血流不止。工友们用汗帕扎住伤口,把他送进卫生院。医生为他清理伤口,从血糊糊的皮肉中剔出一粒砂子。医生问他痛不痛,他只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有一次,生产队集体修粮库,让哥哥去山里砍树,斧子闪到他的小腿上,开了一个大血口,他简单地包扎一下,硬是一瘸一拐地把砍倒的那根木包扛回来,腿上的血也就渗了一路。

我上次回家的那一宿,也是哥哥和我一

起的最后一宿。那一宿,兄弟俩基本未合眼。哥哥话里话外都离不开家长里短和村里叔伯兄弟的生存状况,琐碎,微小,就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年到头的生计。我深深知道,哥哥的身体是从小于重活、有病无线医给拖垮的。哥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贫病而短暂的一生,是否领略过什么叫幸福。想到这点,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我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回家把哥哥接到部队去看病。

哥哥的背被乡亲们安放在祖山斜对面。下葬时,母亲还嘱咐捐上了一副哥哥做泥水工常用的工具。母亲的意思是,哥哥无论到哪里,都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愁吃穿。

一晃多年过去,哥哥,不知你在九泉之下看见了吗?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村寨寨通水、通电、通公路,个个村民有医保,不但告别了贫穷,且大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组上的洋民,家家户在老家盖了新房,在镇上买了洋房,农忙时节住村里,空闲时候住城里,进出开的是小汽车,就连公共汽车都快到家门口了!

们在亭子里吟诗赋对,交流思想,讨论理学,现亭子虽新,但亭址依旧。

距吟弄亭浙水下游二里处,是予乐湾。予乐湾是一个行政村,之前下辖三个自然村,以姓氏为村名,分别叫朱家村、袁家村和唐家村。据说古时叫朱家湾,两程兄弟为纪念濂溪先生所作《太极图说》,程颢作诗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后人在朱家湾筑予乐亭,并将朱家湾改称为予乐湾。

据专家考证,先生的《太极图说》的创作灵感,源自予乐湾。浙水在这个地方呈“s”型,从山顶俯瞰,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而二个村庄隔江而峙,恰如太极图中的两个“鱼眼”。濂溪先生与弟子程颢、程颐郊游予乐湾时,发现了这块神奇地貌,领悟到其中的精髓,创作出千古之作《太极图说》,后经程朱不断发展,成为理学思想文化衍生的本源。在濂溪书院的前面,濂溪广场的背面,有一堵巨大的墙体,镶嵌于墙体的石块上,镌刻着先生《太极图说》的全文。

当我走进朱家村,眼前尽是幢幢漂亮高大、规划整齐的民居,广场宽敞,池中莲花正在开放,河岸上堤树绿影,河水轻漾。广场旁新建了一座予乐亭,田野里,屹立着一座周子春游的雕像。

濂溪先生任汝城县令四年,创立县学,开设讲堂,学风蔚然,人才辈出。据记载,有宋朝状元朱经贯,左中大夫朱朱,明朝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朱英,明朝监察御史范铭,明朝工部尚书、太子太保曾良,明朝翰林院何庆林等;也有开国上将李涛、朱良才和国联和平诗人朱子奇等。

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此联是晚清时期湖南学者王闿运到江浙一带讲学时,当地学者故意试探他的才学深浅时,王闿运应对随口吟出的一联。意思是“我的学问进行传承自南方的周敦颐一脉,你们江浙人的大江,只不过是我们的湘江的余波而已”。此联睥睨狂傲,豪横之气,既阐明了濂溪理学对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又道明了湖湘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源头地位。鉴于汝城对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北宋理学的发源地,笔者也不妨对上联略加调整,自成一联:太极图说,源于予乐地脉;湘江北去,无非浙水余波。

是汝城成就了周敦颐,让他的理学思想流芳百世,光耀华夏千年,是予乐湾成就了《太极图说》,让仁义礼智信成了千古名篇;是周敦颐成就了汝城,“让文化智慧”让汝城人民个个成了谦谦君子,偏僻小县成了理学名城。

我站在予乐湾的田野上,仰望着村子对面高山之巅的太极亭,沐日月朝晖,观万山秀色,如同望着一位理学巨人,他的挥手之处,指引着汝城儿女继续前行。

看到“影联”,也许会有人说这是“生造词”,然而这个故事却不是“生造”的!

我于1998年在郴州街头看到一个蜂农卖蜂蜜,便想买些蜂蜜给老是便秘的老爸吃。我说就伯买到伪劣蜂蜜。他说:“你放心!我自费五万元给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雕了一座汉白玉雕像,我如果卖假蜂蜜,就对不起袁隆平了!”我眼睛一亮,忙问他:“这座雕像在哪里?”他便带我到郴州火车站的货运仓库,撬开包装箱木板,里面果真有一座袁隆平手捧稻穗的汉白玉雕像。我要他马上打电话将他儿子和女儿从北湖区塔水村叫过来,拍了一张曹宏球指着雕像教育儿女尊重科学家的照片。《郴州日报》在一版刊登了《农民曹宏球自费五万元为袁隆平雕像》的消息并配发了这张照片。该消息引来全国各级媒体纷纷报道。中央电视台还请曹宏球到北京做了面对面的专访……

我拍的这张照片,不仅在全省、全国1998年度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中获奖,还被中国地州市盟报新闻摄影研究会选送到俄罗斯展出。从此,曹宏球对我特别信任,他有什么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都会打电话告诉我,使我又拍到了两张独家照片。

2000年早稻收割时,曹宏球组织村民于“尝新节”时,在家门口贴出对联:  
上联:翻身不忘共产党;  
下联:饱食搭帮袁隆平。  
横批:请科学家先尝  
在对联正中摆好汉白玉的袁隆平雕像,雕像前的供桌上竖插着一瓶新收割的稻穗和一碗新稻谷米饭……

我拍的这张《别开生面的“尝新节”》独家照片,不仅在《郴州日报》上发表,还在湖南省2000年度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中获奖。

郴州市楹联学会编纂《古今楹联咏郴州》一书时,我将曹宏球写的这副对联推荐给编委会。编委们都觉得这副对联虽然不合联律,却很有特殊意义,于是将它修改入编了:

上联:翻身作主搭帮共产党;  
下联:饱饭尝新感谢袁隆平。

后来,曹宏球将袁隆平雕像无偿捐献给北湖区政府。区政府就在郴州至桂阳的高级公路旁的华塘镇塔水村建了一座公园,并采纳曹宏球的建议将公园取名“稻仙园”,把袁隆平的雕像安放在一座高耸的碑顶上供师生和游客瞻仰。我得知此事,在日记里写了一副对联记之:

标题:联咏郴州市北湖区“稻仙园”  
上联:袁隆平似佛,忠心爱国能成佛;  
下联:杂交稻非仙,赤胆利民可变幻。

2006年5月18日,曹宏球嫁女,他别出心裁地选在“稻仙园”举办结婚典礼,并在“稻仙碑”上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婚事新办,拜堂先拜科学家;  
下联:夫妻恩爱,铭记八荣八耻联。

曹宏球与妻子朱云娥站在碑基两边的台阶上,要女儿、女婿拜堂时将“一拜天地”改成“一拜稻仙”。这副对联虽然也不合联律,却有特殊意义,它与时俱进地将“八荣八耻”观融入其中,很有新闻价值。我把它在《郴州日报》及时发表了。事后,我在日记里试改曹宏球写的这副婚联:

上联:八荣八耻植心田,修道修正正能量;  
下联:移俗移风办婚事,拜堂先拜科学家。

我的修改联虽然合联律了,却不如曹宏球的原创联那么通俗自然……

2023年9月14日上午,我和郴州市楹联学会的三位负责人周桂文、何跃清、朱清华一道去塔水村参加“枝青艺术村”开村仪式。我想起曹宏球的家就在这个村,便带了一本《古今楹联咏郴州》送给曹宏球遗孀朱云娥作纪念。朱清华为我们四人拍了一张在朱云娥新家门口赠书的照片。

曹宏球于2011年患肺癌去世时,我在广州带外孙,直到清明节从广州回郴州才知道此事。我便从郴州赶到华塘,要他妻子和儿女带我去他坟上扫墓。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举国悲痛。我写了一副挽联:

上联:天倾雨泪谢隆恩,点点滴滴哭稻父;  
下联:地代民心撕巨肺,时时刻刻痛平畴。

我在痛悼袁隆平院士的同时,想起了他的铁杆粉丝曹宏球,便打开相册,对着我拍的袁隆平和曹宏球的照片读了这副挽联,我相信他俩都会听到!晚上,我梦见曹宏球在路上飞跑,搂住袁隆平后痛哭不已。袁隆平边给曹宏球擦眼泪,边拉着他来到一片稻田,只见那些水稻长得有高梁那么高,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小。他对曹宏球说:“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你的姓名就是我的第二个梦。”他见曹宏球一头雾水,便笑着说:“‘曹’是群集的意思,‘宏’是宏大的意思,‘球’是地球的意思……”



作者(右二)向曹宏球遗孀朱云娥(左二)赠送《古今楹联咏郴州》

# 我与农民曹宏球的「影联」情结

□ 朱琨辉